李白——狂放的天才與抑揚頓挫的語言藝術

蔡英俊
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
yct@windtown.net

「噫吁嚱！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難，難於上青天！」這是唐代詩人李白（701-762）〈蜀道難〉一詩的開頭。在此，我們感受到一股竦動急迫的律動，是來自於詩人面對不可攀越的自然景物時所發出的驚嘆。那麼，又是怎樣的一種場景能讓人如此驚悚？「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，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。黃鶴之飛尚不得過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清泥何盤盤，百步九折縈巖巒。捫參歷井仰脅息，以手撫膺坐長嘆。」無限廣闊，而廣闊中更是處處曲折險峻非人力所能馴服——這即是李白亟欲渲染刻畫的景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正面書寫山水景物的險峻之外，詩人更透過參差句法的擺弄刻意造就一種絕非平順的語感。李白的狂放，不在我們所熟知的生平事蹟，而是在這種語言藝術上的經營。以長短參差的句法摹寫充滿律動的世界，乃是出於驚奇讚嘆的心情，不但映照一種時空向度的無限與推展，更也說出伴隨而來的一種限制與無可如何。不用說，同樣在〈將進酒〉一詩開頭所呈示的呼喊中：「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！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如雪！」我們看到在時空無盡推演下可能被逼出的絕望，那即是朝向生命盡頭的無可迴避。唯有經由如是一種絕望的驅迫，我們才深刻體會到飲酒以換取歡樂的不得不然：「岑夫子，丹丘生，進酒君莫停！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傾耳聽。」或許就是這份絕望以及與之而來的奮昂，李白的詩能在千年之後吸引了處於世紀末維也納的馬勒（G. Mahler, 1860-1911）的注意，由是而有了《大地之歌》第一樂章開頭那劈空道來的絕唱。（馬勒所使用的歌詞是李白〈悲歌行〉中的前半段，而這首詩蘇軾則認定是晚唐詩人的偽作。）

「頭陀雲月多僧氣，山水何曾稱人意？不然鳴笳按鼓戲滄流，呼取江南女兒歌櫂謳。我且為君槌碎黃鶴樓，君亦為我倒卻鸚鵡洲。赤壁爭雄如夢裏，且須歌舞寬離憂。」《江夏贈韋南陵冰》）不變的山水與長存的功名，乃至於神仙的憧憬，並非李白措意或掛懷的世界；他企求的，寧可是熱烘烘的人情與歡樂。同時，就在誇大了的「槌碎」與「倒卻」的行動中，以及在散行直訴與一氣而下的句式中，詩人展示出睥睨此世、橫掃一切的想像力與生命力。「欲上青天覽明月」、「抽刀斷水水更流」，「我欲因之夢吳越，一夜飛度鏡湖」我們可以在李白詩作中看到一個騷動的靈魂，不斷追尋並投向無限的可能。就李白個人的生平來看，他一直認定自己可以不必經歷既有的升遷體制，即可直接「一佐明主」而建立功業，因此我們看見他在唐玄宗天寶年間興高采烈奔赴長安，而不到兩年的時間卻又頹然的離開朝廷；也看見他在安祿山叛亂期間天真的投效南方永王李璘的幕府，終至流放夜郎的下場。李白一生其實是一場擁抱無限的大夢。

然而，如果說李白的才情僅止於這份目空一切並顯得誇張的生命姿態，或者只會無

盡陷溺在濃重熱鬧的人情歡樂之中，那麼，李白就不可能成就並體現他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的地位。李白另有一份超然絕俗的恬靜，足以平衡生命中那種試圖掃盡一切的奮昂與狂熱，而詩人真正的魅力也就在此。狂放之所以為狂放，並不至於走向狂妄或淪為媚俗，乃是在於其中自有一種能與真實生活保有距離的觀照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李白又不盡然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。「問君何意棲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閑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」（〈山中問答〉）正緣於有這一種拉開距離的觀照，一旦生命遭遇到任何實際的困頓與委屈時，詩人儘可以把目光從必然與有限的感傷沉溺中抽離出來，換取一片平靜與一份從容。前面提過，李白渴望熱鬧的人情歡娛，在狂酒與高歌之際享受人群的溫暖。然而，李白自知人情歡娛必然有個盡頭，盡頭過後又將是死寂，甚或是絕對的孤寂——但是詩人沒有李商隱「客散酒醒深夜後，更持紅燭賞殘花」（〈花下醉〉）那樣的陷溺與自苦。李白全集中留下了許多有關「送別」的作品，這些作品——尤其是在結尾兩句——所顯現的表情方式，清楚告訴我們詩人是如何面對歡娛過後即將來到的結局。請看〈贈汪倫〉這首詩：「李白乘舟將欲行，忽聞岸上踏歌聲。桃花潭水深千呎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。」或者我們熟知的「浮雲遊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揮手自茲去，蕭蕭斑馬鳴。」（〈送友人〉）離別的場景中沒有不捨，亦不見哀愁，但自有一份灑脫，甚至於是朗朗快樂之情。如果人生聚散是不可避免的不得不然，那只有放開才得以自在。我們或許會問：在具體的語言的創造活動中，如何可能呈現這種從容與寧靜的境地？答案就在於經營或刻畫一幅深遠廣闊的意象，而把萬千情緒還歸平常的天地。

李白做為一個詩人，在長短參差的句式中呈現擁抱無限的複雜曲折，在簡單平易的意象中顯露面對有限的跳脫從容，充分展示了抑揚頓挫的語言藝術。於此，我們將如何理解底下這兩首人人熟知的李白詩？

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　（〈靜夜思〉）

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」　（〈早發白帝城〉）

我們留待下回再說。